

亞歷山大 新傳

(原名：亞歷山大大帝將道)

富勒將軍著 · 鈕先鍾譯



軍事譯粹出版社

第一章 背景

城市國家的崩潰

照大家所猜想的，當歷史上號稱爲希臘人的印度歐羅巴 (Indo-European) 種族的部落們，透過巴爾幹的山地，移入其較肥沃的谷地時，他們就構成了許多農業社會的「口袋」，彼此間切斷了關係。最初，每個部落的村落是成羣的集結在其領袖的設防據點的附近。這種據點就叫作「衛城」(Acropolis)；但是後來，爲了加強保護起見，這些村落也被包括在城牆之內，與其衛城共同構成一個要塞化的城鎮。這就是「城市國家」(City-state or polis) 的起源，每一個都是一個小型的「民族國家」(Nation)——在克里特島上就有五十多個這樣的小型城市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其公民權的共同基礎即爲原有征服者的子孫：公民享有一切的財產，行使一切的政治權利，和擔負一切的軍事義務。在這個「史詩時代」(Heroic Age) 中的社會組織核心即爲「部落」(Tribe) 與「氏族」(Clan)。尼斯托 (Nestor) 對艾加門隆 (Agamemnon) 說：「用部落和氏族來區分人類，部落與氏族之間可以互助。」

每個城市爲一個具有主權的權力，有其自己的國王、法律、軍隊和神祇，每個公民僅向其自己的城市效忠。只有四個區域對於這個通律構成了例外，每一個都大致構成一個地理單位。斯巴達 (Sparta) 和阿爾哥斯 (Argos) 兩個王國，它們聯合起來佔了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 的相當部份；由雅典人 (Athens) 所統治的阿提克 (Attic) 半島，還有波提亞 (Boeotia)，那裡的都市國家雖尚未被吞併，但却已接受提貝斯 (Thebes) 的領導。

荷馬時代的政治制度是國王雖爲其部落的領袖，但却要受到其族長 (Chiefs) 會議的指導，而他的決定

也要經過市民大會的批准。國王是主祭者、大法官、和最高軍事統帥；他自稱爲神的後代，並有親兵的保護。

希臘城市的政治生活不是無盡長的城市間戰爭，就是城牆之內的內亂。伯拉圖 (Plato) 曾經指明出來，這些城市之間的戰爭大部份都是由於人口過多而引起的，有時移民也可以使局勢緩和一下。這是一種永無休止的野心，個人的妬嫉，黨派的紛爭，和牲畜的劫奪所構成的生活。在海洋上，由於商業的競爭，也是經常在戰爭狀態之中。公元前七世紀，詩人阿爾齊羅恰斯 (Archilochus) 對於海上自由船的生活曾有下述的描寫：「我的長矛中有肉有酒，當我飲食時，就臥在我的長矛上。」

因爲公民是以戰爭爲生活的，所以他們沒有時間去兼顧和平的職業，那就只好交給僕奴、奴隸、和異國人去擔負。公民軍人 (Citizen-soldier) 與農業勞動者的劃分，形成了兩個主要的階級，貴族與農民，他們之間的鬭爭也就變成了城市政治中的決定性問題了。在公元前八世紀之後，當共和國代替了正在沒落中的部落王國時，從這種階級鬭爭中也就產生了各種形式的政府——即所謂貴族制、寡頭制、民主制、暴君制等。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的，除了斯巴達已經採取了一種雙君王政以外，其他的希臘城市就沒有有一個能够發展一種穩定的政府形式。

在城市之間，除了共同的語言，和偉大的體育比賽以外，即更無其他的連繫，後者是在宗教儀式之下舉行的，所有的希臘人都有資格參加。其中最著名者爲奧林匹克大會 (Olympic Game)，創始於公元前八世紀中，每四年舉行一次，以祭獻奧林匹亞宙士 (Olympian Zeus) 爲目的。此外還有派提亞大會 (Pythian Games)，以祭獻「德爾費的亞婆羅」(Apollo of Delphi) 爲目的，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由安費克托尼克會議 (Amphictyonic Council) 來管理。僅僅當克爾克斯 (Xerxes 公元前四八五年——四六五年) 所指揮的波斯大軍逼境時，才使所有的城市國家都感到極大的威脅。這個威脅雖在公元前四八〇年和四七九年的

沙拉米斯 (Salamis) 和普拉提亞 (Plataea) 兩戰中宣告解除，但却多少使希臘人產生了一種共同的愛國心，並促成雅典帝國的興起，連同其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的統一夢想在內。在伯羅奔尼撒戰爭 (公元前四三一年到四〇四年) 中，這個帝國被擊毀了，其統一政策也隨之而失敗。因為誠如巴克爾爵士 (Sir Ernest Barker) 所指明出來的，雅典和它的同盟國，都是同樣的受到城市國家思想的束縛，而不能把許多民族聯合成爲一個偉大的國家，使其具有共同的公民資格。因爲雅典公民資格的意義是必須要土生土長，並充份的參加雅典的局部生活方式才能算是合格。同樣的，其他城市也是那樣重視其公民資格。他又說，希臘人對於其城市的崇拜已經變成了一種宗教。這種宗教造成了雅典帝國的崩潰。反之亞歷山大的大帝國也是以宗教爲基礎的，那却是所有各城市共同崇拜一個神意的統治者。

伯羅奔尼撒戰爭，幾乎把所有的城市國家都包括在內，對於希臘政治體系是一個極大的災難。由於毀滅了雅典帝國，也就推翻了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權力平衡。公元前三八六年，斯巴達與波斯的同盟簽訂了可恥的「國王和約」(King's Peace)，又稱爲「安塔西達斯和約」(Peace of Antalcidas)，由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二世 (Artaxerxes II 公元前四〇四年——三五八年) 強迫希臘各國接受。根據這個條約，亞洲的希臘城市 and 塞浦路斯島都放棄給與波斯。而斯巴達在希臘境內的領導權則也被承認，任何國家若不接受這個和約，則波斯就會用武力來強制。所以波斯的大王 (Great King) 變成了希臘的仲裁者，具有永遠干涉的權利。

同樣重要的，這個希臘時代的「三十年戰爭」也在城市之內洒播了崩潰的種子。它不僅毀滅了阿提卡的農業，使千萬的農民變成了失業者，而且由於連年征戰的結果，作爲城市制度的背脊的古老民兵制也隨之而崩潰了，經常的服役使軍人變得益趨於職業化。雖然早在波斯人侵入之前，冒險成性的希臘軍人和水手就已經接受外國君主的僱用，而早年的希臘暴君也已經用傭兵來當作其親信的衛士，但是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他們才有大規模就業的機會。到了公元前四世紀開始時，一般的希臘公民式的民兵，就完全爲職業性傭兵所

壓倒了，後者變成了希臘戰爭中的一種典型現象。這又有兩種結果：(一)傭兵是並不效忠於任何城市國家，誰的價錢出得最高，他們就幫誰賣命。所以有了這種工具，民主即可以為暴力所推翻。(二)因為大家都競用傭兵，所以到了公元前四世紀時，波斯陸軍中的多數步兵都已經是由希臘傭兵所組成了。公元前四〇一年，為了征伐其兄長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二世，小居魯士(Cyrus the Younger)召募了一萬三千餘名希臘傭兵，其中有半數以上是為饑饉所迫的。在居魯士失敗之後，這支軍隊的殘部由色羅奉(Xenophon)率領着，退回到托德(Troad)，變成了職業軍人。塔恩爵士說：從他們起，在希臘歷史上產生了一個與城市國家分離的新世界，一個傭兵的世界了。

屠賽地德斯(Thucydides)告訴我們，當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雅典的公民是準備為了雅典的光榮，而來自冒險犯難，和忍受痛苦的。但是等到後來，逐漸要依賴傭兵以來保衛這些城市時，一般的公民就開始感到軍事服役是一種擔負；他變得愛好和平，和專心於其工業和專門職業——換言之，為了賺錢。誠如巴克爾爵士(Sir Ernest Barker)所說，「城市已經不再是一種高貴生活的結合，而變成了一種商業性的組織。」

哲學家的改革

城市國家精神的崩潰，與城市間連年戰爭的破壞結果，結合在一起，也就搖動了希臘人的意識，使一些哲學家紛紛發言。他們也像十八世紀的福爾泰，盧騷，康德等人一樣，開啓了一個啓明時代，但是這却不特不能使城市國家的體系復興，反而却更增快了其殘餘部份的朽壞。這些自命為改革家的人們中最傑出的為蘇格拉底(公元前四六九——三九九年)，伯拉圖(公元前四二九——三四七年)和亞里斯多德(公元前三八四——三二二年)。

這些哲學家所不能了解的，是問題並非依照一種理想的城市制度，以來改革各城市國家的憲法，而是要擴大國家的範圍，把所有的希臘小國都併成爲一個整體。蘇格拉底爲三天賢中最早的一個，因爲他本人不會留下任何的著作，所以我們對於他的一切都是從伯拉圖、色羅奉、和亞里斯托費尼斯 (Aristophanes) 的記錄中得來的。他自以爲是奉有天命以來教育世人的，色羅奉告訴我們，他是像「聖女貞德」一樣，受到神意的指示。他的那樣冗長問答語錄是足以混亂聽衆的心靈。假使伯拉圖的著作是足以正確的代表其觀點，那麼保守性的雅典人認爲他是妖言惑衆，毒害青年的看法也就似乎是不無理由。

假使我們翻閱伯拉圖的「共和國」和「法律」等著作，即可以明瞭這個道理，那上面曾經說明蘇格拉底的城市國家理想憲法的草案，那也是一切改革所指向的天意典型。這些書中所作的建議，可以說它是克爾文 (Calvin)、羅比斯皮里 (Robespierre)、馬克思、和列寧等人思想的混合物，就全體而言，也可以稱之爲一種「超級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中的雅典民主人士反對這種思想，正與今天西方民主人士反對馬克思布爾雪維克主義是恰好類似的。

在這種理想的自保、自足、和自制的城市國家中，公民是分爲兩個階級——統治者和受統治者。前者叫作「保衛者」(Guardians)，是哲學家兼軍人，而且男女俱有。後者則爲普羅階級，包括一般的農工商等勞動者都在內。因爲他們必須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公義方面，所以保衛者是不准有私產，生活在一起，在公共食堂中用膳，也沒有金錢，並受普羅階級的供養。他們的妻子也是共有的，婚姻受着管制，兒童都不知他的父母是誰。這樣才能使國家變成一個大家庭。

對於一般的平民，也絲毫不准有個性的表現；他們的婚姻，被定爲男子在三十到三十五歲之間，女子在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必須結合，但却受到控制以便使人口可以維持不變的水準。國內設有公安委員會，並實行秘密警察制度，其任務即爲捕捉異端。到處都是特務，一切的錯誤行動都會受到檢舉。

所有四十歲以下的公民絕對禁止出國，四十歲以上的人也必須要經過批准，而且在回國之後還要向他的後輩們講說外國的制度是如何的不如他們的本國。苟合的行爲和飲酒都受到禁止，任何未經警察檢查的詩句，也不准詩人將其傳誦。不准借債，國內貨幣也不准輸出。任何公民也不准有私自的信仰，否則殺無赦。

伯拉圖的目的是無情的——它要使所有的人都善良，而且不准有非善良的思想。只問目的而不擇手段，目的就是至高無上的主權；國家的存在就是爲了要把每個城市變成一個神聖的蟻穴。

伯拉圖僅在談到野蠻民族時，才承認有一個希臘國家所組成的共同社會之存在。他說，當希臘人與野蠻人戰爭時，他們彼此是一家人。

亞里斯多德比較溫和。他雖然對城市國家所代表的希臘生活也是一個堅定的信仰者，但他所主張的却是改革而非革命。他雖然認爲伯拉圖的共產主義是不合實際的，但他却也認爲任何「公民」都不應准其從事於勞動，因爲他們必須要有空閒的時間，以來執行其對於國家的義務——勞動耕種都應由奴隸負責。他也像伯拉圖一樣，認爲野蠻人是天然的奴隸，並且認爲希臘人是應該統治野蠻人的。

伯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不具在天下 하나의理想，只有雅典的依索格拉底 (Isocrates 公元前四三六——三三八年)，曾經指出了一條比城市國家要較好的政治路線。在公元前三八〇年，也許就是伯拉圖寫作他的「共和國」的後幾年，依索格拉底發表了他的高見，認爲希臘世界應不根據血統而根據共同的心靈以來尋求統一。他勸雅典和斯巴達應捐棄舊嫌，而共同對抗波斯。可是他的忠告却完全被拒絕，因爲他主張對抗波斯鬭爭的領導權應屬於雅典，那是斯巴達所絕對不能同意的。

馬其頓的菲立普二世

一旦當「國王的和約」已經使斯巴達能够擺脫了亞洲方面的糾纏之後，它就開始回到其統一希臘的政策

。在公元前三七八年，這種政策遂使斯巴達與提貝斯開戰，在這次戰爭中雅典是支持斯巴達的，戰爭一直拖延到公元前三七年為止，雙方才同意開始和談。但是因為斯巴達人拒絕承認提貝斯有權代表整個的波提亞。於是提貝斯人又決定獨力的再打下去，若非他們的指揮官，艾派米隆達斯 (Epaninondas)，智勇無敵，則他們毫無疑問的是會戰敗的。

他是一個天才戰術家，也是歷史上的第一位希臘將軍，能够了解對敵軍正面上某一個選定點上集中優勢兵力的重要。他深知斯巴達人是太保守，不會改變其傳統的戰術，這種戰術的成功就完全要靠平行序列的前進，其方陣 (Phalanx) 中的全部長矛都同時打擊在敵軍的正面上，所以他發明一套新的戰術，不讓敵人長矛能同時達到其正面上，並使其方陣發生混亂。這實在是一種極簡單的觀念，他不把部隊擺成與斯巴達軍平行的橫線，而將其作成斜行序列 (Oblique order)，左端向前而右端向後縮回。在左翼方面他集中一個縱深極大的縱隊，以使用超級的衝力來對抗敵人的衝力，並且還能有足夠的預備兵力以來繞過敵軍的右翼，和將其向中央壓迫。公元前三七年七月間，他使用此種新戰術，在波提亞的南部，魯克特拉 (Leuctra) 地方，澈底的擊敗了斯巴達軍，並殺了他們的領袖、國王克隆布羅塔斯 (Cleombrotus)。這一戰使斯巴達的威望掃地，並結束了其短命的統一夢想。

到公元前三六二年為止，提貝斯已經有機會做到雅典和斯巴達所不會做到的事情：把希臘的城市國家結合起來成爲一個聯邦。它建造了一個艦隊，減弱了雅典在海上的勢力，在艾派米隆達斯和皮羅皮達斯 (Pelopidas) 的領導下，它獲得了希臘的領導地位。但是它的優勢却是寄托在一個人的生命上——艾派米隆達斯。在公元前三六二年的夏季中，在阿卡地亞 (Arcadia) 的曼提尼亞 (Mantineia)，他又用同樣的戰術擊敗斯巴達人。但是這一次的勝利對於提貝斯的優勢也是一個致死的打擊，因為到了會戰結束時，艾派米隆達斯也被殺害了。於是指導提貝斯的光線熄滅了，其陸上和海上的權力也就隨之而崩潰。所以希臘的三大城市

國家，雅典、斯巴達、和提貝斯，都不會能够建立一個希臘大聯邦，於是他們就只好等候外來的征服了。這個征服者即爲馬其頓的非立普 (Philip of Macedon)。

馬其頓尼亞 (Macedonia) 的本部由沿着提爾美克灣 (Thermaic Gulf)，夾在哈萊克蒙 (Haliacmon) 和艾卡斯 (Axius) 兩條河流之間的海岸平原所組成。依照希羅多塔斯 (Herodotus) 的記載，一個叫作馬其德尼 (Macedni) 的多里安 (Dorian) 部落佔領了這個地區，與原先住在那裡的依里芮亞 (Illyrian) 和戴內斯 (Thracian) 部落混血，於是從希臘人的眼中看來，他們變成了野蠻人，而不再是純正的希臘人了。他們是由一個原始化和世襲的王室所統治者，國內有地主式的貴族和自由的農民。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城市國家的限制，但是他們的制度却大致與史詩時代中的希臘相似。他們是一種不安好戰的民族，他們的國王死在床上是一種例外。

公元前三六四年，皮爾地卡斯三世 (Perdiccas III) 承繼了馬其頓的王位，公元前三五九年，他在一次經常發生的邊境戰爭中，爲依里芮亞人所擊敗和殺害。因爲他的兒子，阿明塔斯 (Amyntas)，還是一個嬰兒，皮爾地卡斯的兄弟，非立普 (出生於公元前三八二年) 被指定爲攝政王。皮爾地卡斯的死亡使馬其頓發生了紛亂，當時有五個可能的承繼人，而野蠻的昂尼亞人 (Paeonians) 和依里芮亞人也都同時起來侵襲馬其頓的邊疆。非立普奮發有爲，力撐危局，當非立普做了攝政王不久之後，馬其頓陸軍即開始廢除阿明塔斯，並宣佈擁立非立普爲王。

當非立普十五歲的時候，他曾經被送往提貝斯作爲人質，根據地阿多拉斯 (Diodorus) 的記載，他在艾派米隆達斯的宮庭中，接受一位畢塔哥拉斯學派 (Pythagorean) 學者的教育，學會了欣賞希臘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在留居提貝斯的三年當中，由於與艾派米隆達斯和皮羅皮達斯交往之故，也學會了提貝斯的戰爭藝術。

非立普是一個傑出的人才，講究實際，有遠見，和不猶豫。他是一個高明的外交家，和冷靜的投機者，認為只要能成功，即可以不擇手段。他是英勇過人（他曾經受過多次的傷，瞎了一隻眼睛，碎了頸骨，和割去了一手一足），但是他却並不像許多的勇將是有勇無謀的。只要賄賂或虛偽的友誼能够比較更便於達到其目的時，則他會立即放棄武力的使用。他具有相當的天才，能够測知敵人的心思，當他在戰場上被擊敗時，他會接受失敗而來準備勝利。在其一生中，他從來不曾放鬆他的目標——使希臘的全境受到他的統治。誠如何加爾斯 (Hogarth) 所說的，他的帝國原理是「陰謀走在實力的前面，但是實力却是最後的。」在他死後，他的偉大對手，狄摩西先尼斯 (Demosthenes) 曾經說過：

「第一點，他對他的部下是至高無上的指揮官，在戰爭中這是一切利益中的最重要者。第二點，他們手中是經常握着他們的兵器。此外，他也有極多的金錢，可以揮霍無度，他可以爲所欲爲，不必經過公開的宣佈，公衆的辯論，也不害怕任何的反對。他不向任何人負責，他是絕對的專制帝王，指揮官和一切人物的主人。而作爲是其選定對手的我，又是誰的主人呢？根本上誰都說不上！」。

雖然我們不知道在公元前三五九年，非立普心中所想的是什麼。但是我們對於他的一生事業作了一番回顧之後，即可以明顯的認清，從一開始起，他的意圖就是想做巴爾幹半島的主人，並同時將希臘的文化輸入馬其頓尼亞，以使其故鄉可以配得上他的帝國。誠如歷史所表現出來的，他知道他的實力雖然很單薄，但是因爲受了政治性的限制，那些希臘城市國家却並無聯合起來對抗他的可能性。他同時也知道他的人民是討厭希臘人的，決不會自動的採取希臘人的生活方式。反之，他也不能把希臘人，像對戴內斯人和依里西亞人一樣的併入其帝國之中。所以他採取了一種新的合併公式，一方面可以救住城市國家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其對於他們的優勢。因爲這是與公元前三八六年的國王和約的內容相違背的，所以就必然的會與波斯衝突，因此他就想到應由馬其頓領導，把所有的希臘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支對抗波斯的十字軍。他認爲這

樣可以激起民族的愛國心，並將希臘人團結起來。爲了使馬其頓文明化——從希臘人眼中看來，它還是一個野蠻國家——並使它成爲這個同盟中爲人所敬佩的領袖，他禮聘了許多希臘人到他的宮殿中去做客卿，並強迫他的庭臣和貴族說雅典話。有兩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雅典在希臘還是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若是雅典與波斯合作，則他的統一計劃即不可能實現。所以必須要使它中和化。(二)同時，他也必須要爭取雅典的好感，因爲它是希臘文化的中心，他希望利用它的文化以將其帝國的碎片，凝結成爲一個整體。雅典是他的整個問題中的核心。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和以後的時代中，傭兵的數量日益增多，這樣也就破壞了城市國家的基礎，它們的公民都喪失了尚武精神，其安全是掌握在一羣對城市並不效忠的人們手中。經常戰爭的另一個結果是創出了兩個對立的階級——貧民與豪門——這樣也破壞了一個城市國家中的內在團結。在雅典，這些變化的效果，加上其民主政府，從伯拉圖所說的話中即可以使我們獲得其梗概。

「在這個城市中，即令你有統治能力，也還是無統治之必要。又或者是你若不願意，即可以不接受統治。全城主張和平，你也可以戰爭，反之亦然。假使法律禁止你做一個行政官或司法官，但是只要你有決心，你也還是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伯拉圖對於民主成性的雅典人有下述的描寫：

「他們天天是以享樂爲生活，飽食終日，遊手好閒，空談哲學。他們也常常歡喜談論政治，頓足高呼說出他們的意見。他們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毫無任何的顧忌。」

狄摩西尼斯的評論也是同樣的深刻。他說：

「在過去雅典的人民是有行動和戰鬥的勇氣，他們控制着政客。現在反過來，政客控制着錢袋並管理一切，而你們這些人民，被剝奪了神經與肌肉，財富與同盟，降低到了走狗和乞丐的地位。每當政客們給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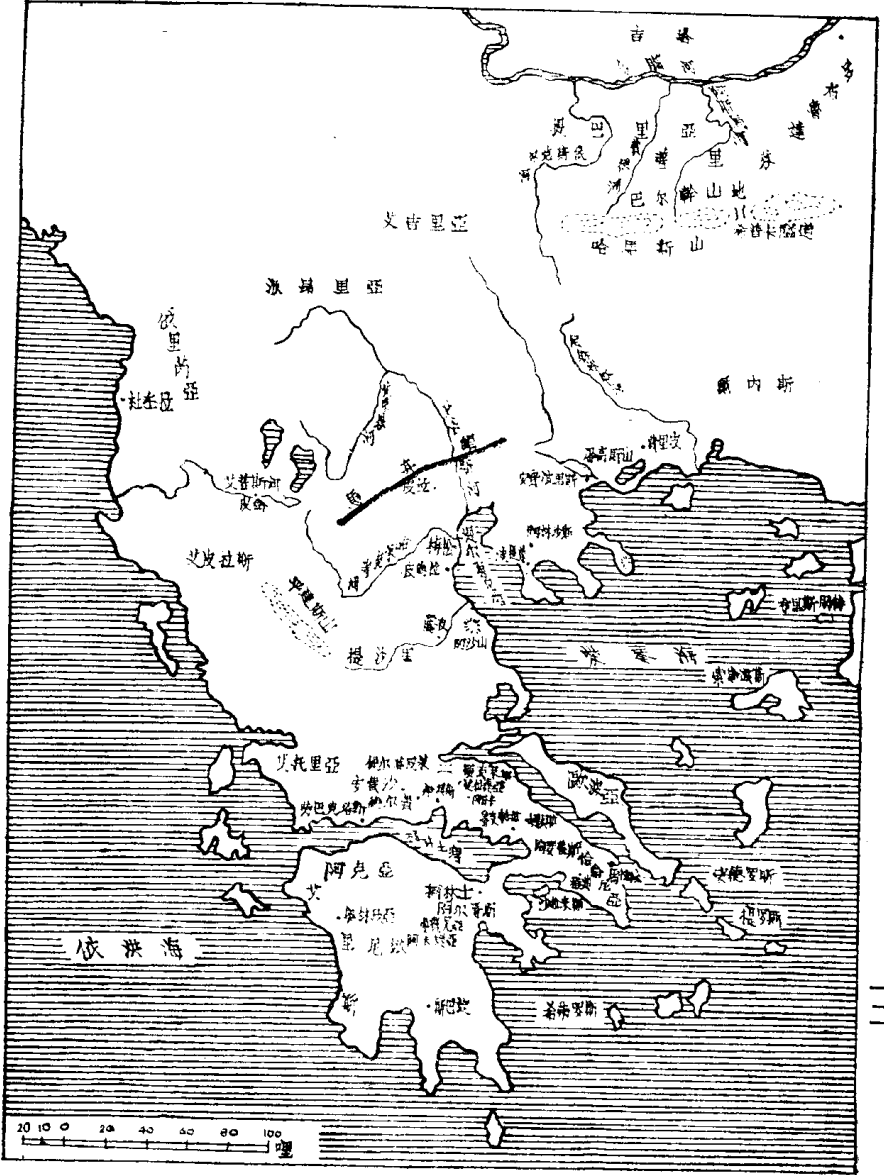
一點小惠，你們就會搖尾乞憐，高呼萬歲了。」

雅典本來應該領導希臘人以來對抗馬其頓，可是由於雅典政治的不穩定，再加上菲立普的軍事天才，於是菲立普才能貫徹他的政策和達到他的目標。民主為專制所打倒了，因為像九頭蛇 (Hydra) 一樣，民主是頭太多了。

安費波里斯與第一次神聖戰爭

菲立普在公元前三五九年到三五七年之間的外交成就，足以證明從執政之日開始，他就是一直在利用雅典內部的政治不和。他最初是在四面夾攻之中，於是決定首先對付那些在其伸手可及距離之內的王位爭奪者，他用重賄收買派昂尼亞 (Paeonians) 人，接着就去攻自立為王的阿爾高斯 (Argaens)，後者獲有雅典強大艦隊的支援。在擊敗了阿爾高斯之後，為了安撫雅典人並使其放鬆戒備起見，他又不索贖金就把雅典籍的俘虜都釋放了，同時也放棄其對安費波里斯 (Amphipolis) 的主權要求，這個城是已由其兄長皮爾地卡斯所佔據的。(註：安費波里斯在公元前四三七年即已為雅典的殖民地。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却又為斯巴達布拉西達斯 (Prasidas) 人所奪去。此後，雖然雅典始終不會放棄其主權要求，但事實上，它却已經變成了一個獨立城。) 於是他着手改組馬其頓的陸軍，招募人員使兵力擴充達騎兵六百、步兵一萬的標準。他想藉這支兵力鞏固了其北疆與南疆，在兩個迅速的戰役中，把派昂尼亞人和依里芮亞人逐出了馬其頓尼亞，並暫時使他們降服。

當菲立普用放棄安費波里斯的主權要求為手段以來安撫雅典人的同時，他也與他們簽訂了一個秘密條約：假使他們同意他攻佔皮德拉 (Pydna)——這是一個自由城而在雅典人掌握中的——則他將為雅典人征服安費波里斯。愚蠢的雅典人竟鑽入了他的圈套。他無意永遠放棄安費波里斯，因為它保衛着潘高斯山



第一圖 希臘

(Mount Pangaeus) 的金礦，而那裡的金條也就是推行其計劃時的必要財源。所以當他解決了派昂尼亞人和依里丙亞人之後，他就再度向安費波里斯進兵，因為在他撤退皮爾地卡斯的駐兵時，早已在該城中小心的佈置一個親馬其頓的勢力——第五縱隊——所以儘管安費波里斯人曾作英勇的抵抗，但他們還是將這個要塞出賣給他了。他接着又攻佔了皮德拉和波提達 (Potidaea)，爲了引誘阿林提亞人 (Olynthians) 不向雅典人求援起見，他又將波提達交給他們接管。所以在這一連串的運用之下，他確保了那個金礦，使他每年經常獲有一千「臺倫」(Talent) 的收入，他也獲得了潘高斯山地上的森林，那可以供給建造艦隊的木材，並且更孤立了阿林沙斯 (Olynthus)，這是他準備留待後來再解決的——於是除了梅松 (Methone) 以外，雅典人在提爾美克灣的海岸上就更無其他的立足點了。同時在公元前三五七年，爲了安撫艾皮拉斯的尼阿普托里馬斯 (Neoptolemus of Epiras) 並鞏固馬其頓的西南側面起見，他又與他的女兒，阿林皮亞斯 (Olympias) 結婚，公元前三五六六年，她爲他生了一個兒子，這就是亞歷山大 (Alexander)。

在其簡短的強盛期中，提貝斯人曾經控制着安費克托尼 (Amphictyony) 會議 (這本是住在提爾莫皮萊 (Thermopylae) 周圍的十二個古代希臘部落所組織的同盟)。因爲在魯克特拉戰役中，弗西亞人 (Phocians) 曾經幫助斯巴達人，他們遂透過這個會議向弗西亞人提出威脅說，由於弗西亞人曾經耕種德爾費 (Delphi) 附近的土地，這是一種對阿婆羅神 (Apollo) 的大不敬行爲，所以必須交納大量的罰金，否則就要向他們宣戰。在非羅米拉斯 (Philonelus) 領導之下的弗西亞人表示拒絕，於是在公元前三五五年，提貝斯人遂以這個同盟的名義向弗西亞人宣戰。提貝斯的同盟中包括着波提亞，羅克萊斯 (Locris) 和提沙里 (Thessaly) 等國家，非羅米拉斯則獲有雅典、斯巴達、阿恰亞 (Achaea) 的支援。他佔領了德爾費，奪取儲存在那裡的財物，並用它建立了一支傭兵部隊。這樣就展開了公元前四世紀中的第一次神聖戰爭，菲立普就決定利用這次機會以來贏得希臘境內的權力平衡。

菲羅米拉斯擊敗了提沙里人，但又却爲波提亞人和阿羅馬巧斯 (Onomarchus) 所擊敗。菲立普是並未空閒着，他把一隻眼睛看在提沙里的身上，想利用混亂的機會，以來加強提沙里人的內部分化。提沙里的暴君，賴可弗隆 (Lycophon)，向阿羅馬巧斯求援，他派他的兄弟費拉斯 (Phayllus) 率領一支軍隊去幫助他。當菲立普擊敗了費拉斯之後，阿羅馬巧斯遂親自率領其全部大軍去支援賴可弗隆，並在兩次會戰中擊敗了菲立普。菲立普於是退回馬其頓，他說這不過是養精蓄銳，以圖再舉而已。當菲立普退出之後，阿羅馬巧斯在公元前三五二年的春季中遂侵入了波提亞，但不久又被召回到提沙里以來對抗菲立普，後者已經乘機說服了提沙里人，要他們捐棄其本身間的互相敵意，以來共同對付搶劫神廟的強盜，接着在一戰之中，阿羅馬巧斯被擊敗並喪失了生命。菲立普遂佔領了費拉 (Pherae)，並控制了提沙里。但是在公元前三五二年的夏季中，他向提爾莫皮萊進軍，以圖奪佔進入希臘中部的門戶時，他發現雅典人是終於已經奮起了，並派了一支遠征軍去據守該地。菲立普不願意直接與雅典人衝突，遂又回到馬其頓。在秋季中他又前往戴內斯海岸上，接着就害了病。

就是在這次戰爭中，菲立普的偉大對手，狄摩西尼斯 (公元前三八四——三三二年)，首次出現於政治舞臺之上。他是一個雄辯滔滔的演說家，一個狡猾的政客善於歪曲事實以來適應他的目的。他用種種刻薄的語言，把對方罵得體無完膚，但他本人却又還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對於雅典有無比的信心，認爲它應爲自由的盟主，他把馬其頓當作一個野蠻國家來看待。他提倡人民的自治以來對抗菲立普的專制暴政，雖然他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中的雅典，但他的言行却好像還是在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的時代中一樣。

在他與菲立普之間的連續決鬥中，他的目的就是要喚起雅典人正視當前的危險，並力勸他們建立一支常備陸軍，以便隨時均能應戰。他向他們大聲疾呼，因爲他既不願意在戰爭中去冒生命的危險，而又不肯打開錢袋以來僱用傭兵來替他們打仗。在公元前三五一一年，他用下述的話來痛斥其國人，希望他們知恥振作：

「當你們聽到菲立普在齊爾松尼斯 (Chersonese)，就投票派一支兵力前往該地，假使聽到他在提爾莫皮萊，你們又投票派一支兵力前往那裡；假使到了其他地方，你們又還是一步一趨的跟着走。你們是聽候他發出行軍命令；你們從來不會爲自己擬定任何的戰役計劃。你們從來不預知任何事情，都是事後跟着敵人後面趕。……我們現有的制度是如此的惡劣，以至於每一位將領在其一生中，都要在你們的法庭中受到兩次審判，但卻沒有一個人敢於在戰鬪中慷慨捐軀。……我們的工作不是要猜想將來所可能發生的一切，而是可以確定的說，除非你們正視事實，並同意負起你們的責任，否則浩劫即將無可避免。」

當此之時，神聖戰爭仍繼續打下去。公元前三五〇年，提貝斯人因爲財政困難，遂向波斯的阿爾塔克斯爾克斯三世（公元前三五八——三三八年）求援，後者很高興的送給他們三百「豪倫」。於是在次年中，阿林提亞人雖然本已同意不與雅典人締結同盟，現在却背棄了菲立普，向雅典求援，並勸雅典人直接攻擊菲立普。結果雅典人同意與阿林提亞人締結同盟，並派了一支不充足的兵力去援助他們。接着，顯然的是菲立普的陰謀所使然，雅典人又在歐波亞 (Euboea) 被捲入戰爭漩渦。當他們正在糾纏着不能脫身時，菲立普却直趨阿林沙斯，公元前三四八年的夏季中，菲立普預先埋伏在城內的第五縱隊把這個城獻給他了。此後，爲了先加緊其在戴內斯的控制，然後再躍入希臘中部起見，他又宣傳其和平的願望，和表示其對於雅典人的好感，於是雅典的人民大會對他這種態度頗表歡迎，遂與他開談判，公元前三四六年，在費羅格拉底 (Philocrates) 的動議下，雅典派了一個使節團前往皮拉 (Pella)，在那裡受到菲立普的熱烈款待。根據費羅格拉底和約的條件，雅典人同意菲立普可以保留安費波里斯，但他却不應干涉齊爾松尼斯，不過作爲是馬其頓同盟國的卡地亞 (Cardia) 却爲例外，雖然雅典的使臣是極想救住弗西亞，但菲立普却胸有成竹，將其置之不理。於是使節團回到雅典，這些條件被提到其人民大會中等候批准。他們若不接受條件就得繼續戰爭，所以雅典人與他們的同盟國就只好宣誓接受和平，於是使節團遂又返回皮拉，接受菲立普和其同盟國的宣誓，等到完成

了手續之後，他們就打道回國。但當他們尚未達到雅典之前，消息即已經傳來，說菲立普已經到了提爾莫皮萊。雅典人還不感到驚慌，他們對於菲立普表示感謝，並要求弗西亞人把亞婆羅的神廟交還給安費克托尼會議，和放下他們的武器。這個通牒還只剛剛發出，驚人的消息又再度傳來了，在提爾莫皮萊指揮弗西亞兵力的法萊卡斯 (Phalaecus)，已經向菲立普投降，獻出了這個隘路。這個消息使雅典人大為驚恐，於是其使節團第三次趕往皮拉，設法用一切手段去安撫菲立普。法萊卡斯似乎是錢用完了，所以無法使其傭兵守住其自己的崗位，又或者更可能是菲立普把他收買過來了。

弗西亞人的命運由安費克托尼會議來決定。他們的城市被折毀，他們奉命分年償還其所奪去的神廟財產，而他們在安費克托尼會議中的投票權，也轉讓給菲立普，爲了表彰他起見，更指定他充任下一屆派提亞運動大會的主席。

依索格拉底的泛希臘計劃

因爲城市國家中是派系紛紜，其外交政策是由感情用事的人民大會來決定，而非立普却是一個人同時指揮戰爭和運用外交政策，所以遂能使馬其頓由一個野蠻的小國，一躍而爲希臘的領袖國家。他的成就就是那樣的偉大，所以在其凱旋之日，那個已經九十三歲的老學者，依索格拉底，又向他上書，重申其在公元前三八〇年的主張，請菲立普推行一種泛希臘計劃 (Panhellenic Programme)。

他說：「我們是經常爲了極小的問題而彼此苦鬭不休。」他認爲除非有一個領袖國家，決心平息希臘內部的鬭爭，而率領全體國家向亞洲進行戰爭，否則希臘人決不可能過着和平的生活。所以他忠告菲立普說：「我希望你能負起領導之責，一方面調和希臘人，另一方面遠征野蠻人（即波斯人）。前者使用說服的手段，後者則使用武力。（註：依索格拉底並不主張把希臘統一起來，共戴菲立普爲君主。他所主張的團結是各